

明月寄归心

又是一年中秋夜。月色如水,漫过山峦,也洒落在厂区的灯火上,悄然浸润着我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夜风温润,送来淡淡的桂花香,也捎来了记忆深处柚子的清甜香气。我独自站在一隅,仰望着那轮明月,仿佛看见了当年的自己,手提行囊,从家出发,走过山海,穿越岁月。此刻驻足,我才惊觉:“归途”不仅是地理的距离,更是一种心境,一份在漂泊中重拾温暖的勇气。

童年的中秋,是在广东潮汕地区度过的。那时,家家户户都要“拜月娘”。大人们带着孩子安好香案,摆上柚子、时令果蔬、月饼和糕点,静候月亮升起。院落里,香案旁供奉着垒成小山的糯米饭,一些精心剪裁过的剪纸以及用枝叶扎成的孔雀等各式手工艺品点缀其间,精巧别致,寄托着全家人最朴素的祝愿。那时的我总小心捧着颗圆润的柚子,仰望望向夜空中高悬的明月。院里的馨香与清辉交织,不

仅温暖了整个童年,更让团圆的幸福感,悄然流淌在心间。

长大后,我或因求学,或因工作而辗转于不同城市,最终在三明落脚。初来时,四周山峦叠嶂,秋日晨雾氤氲,一切既陌生,又新奇。深夜加班,厂区一片沉寂,宛如矗立在城市另一端的孤独灯塔。我常独自站在窗边,凝望天际那轮明月……它分明与故乡无异,却仿佛滤去了童年的欢声。那段日子,我才真正尝到“漂泊”的滋味。曾以为走得越快,去得越远便是成长,直到我真的不断加速向前,越走越远,才发现自己最怀念的,竟是故乡那寻常的烟火与慢下来的时光。每逢中秋,街市灯火流转,我走在其中,常觉得自己是人潮里最孤单的那道影子。

直到如今的中秋,身边多了几位知交。我们或相约聚餐,或结伴出游,共度佳节。我们在餐桌前举杯畅谈,旅途上嬉戏玩闹,由衷的欢声荡漾开来,温暖了夜

色,也温热了彼此的心。望着朋友们真挚的笑脸,耳畔仿佛又响起了儿时院落里的笑语。我忽然领悟:只要有人愿意与你分享生命的喜悦,无论身在何方,都能触摸到“家”的温度。

月亮依旧圆满。人间灯火与天上月华交织,映照出记忆里最温柔的画卷。朋友的笑语在夜空下轻轻回荡,手中的月饼香与新桂的芬芳交融,酿出一种久违的“踏实”。黄昏时,我坐上返回住处的公交,短短几公里的路程,竟足以抚平日间的奔波与疲惫。带着些许微凉的秋夜晚风穿窗而入,悄然带走异乡漂泊的倦意。厂区的灯在远处闪烁,像一盏永不熄灭的烛火,为所有漂泊的心指引着归途。我心中笃定,任凭山高水远,只要心中有牵挂,便总有地方可以安心落脚。无论走多远,头顶这轮明月,便是最好的见证。

中秋之夜,月华如期而至,照亮空地、山峦与每一张仰望的面庞。海与山,远方

与近处,少年与成年,所有看似对立的一切,都在同一片月光下交汇融合。中秋,不仅是家庭的团圆,更是文化的脉搏、安顿心灵的坐标。它温柔地提醒着我,无论漂泊至何方,总有一轮明月在守候,总有一份温暖在等你回望。

月亮渐渐攀上中天,皎洁光辉铺满大地。我抬起头,心中默念:此心安处,便是吾乡;此身归处,即是当下。山海为凭,月光作证。在这个中秋之夜,我终于同自己达成和解,也与世界温柔相拥。夜风轻拂面颊,送来桂花的淡香与初秋的微凉,仿佛在耳边低语:请相信,无论漂泊多远,总有光明为你而亮,温柔守护。

月色如水,静静流淌在厂区、空地、心田,也流淌在所有曾陪伴、温暖过我的人与时光里,恒久而温柔。今年中秋,我也将踏上回家的路,就让这温柔月光,照亮我的归途。

(张杰)

书画艺术



农家庭院 李榕贞画

电话那头的母亲

“榕榕,今天上班没有?”电话那头是我的母亲。

“正在忙呢,妈。”

“忙啥呢?”

听闻此话,我刚调来营销部做售后不久,事情堆成山的我不耐烦地提高声音:“妈,有什么事你微信留言,先挂了,电话进来了!”

她顿了顿,语气低落下来:“你忙你的,那就这样吧。”电话被匆匆挂断,潦草收场。

直到忙完工作,夜深人静时,我才醒悟——我的母亲,她一定又在想我了。

恰逢国庆,我决定不再只关注工作,踏上了回家路。回家路上,便望见母亲坐在店门口,目光呆滞地望着街角。我心头一紧:什么时候我的母亲变得如此瘦小、苍老了?

像是有心灵感应般,她忽然转过头,看见我的瞬间眼睛就亮了,像个孩子般雀跃起身,全然忘了我在电话里的冷漠。她急忙端出我爱吃的柚子和建瓯锥栗。“妈,你自己吃。”我劝道。她却坚持看着我吃下,才安心坐下,脸上终于有了笑意。那一刻我才惊觉:不知从何时起,母亲竟开始看我的脸色,小心翼翼,如待客人。

后来妻子告诉我,母亲长期操劳,血糖不稳,体力大不如前。可她从不主动提起,只说“自己调理就好”。我这才明白,她那天电话里的沉默,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怕打扰我,怕我担心。

她时而笑,时而叹气,岁月在她身上刻下太多痕迹。我安慰她,她反倒反过来宽慰我:“妈是中医,没事的。”可我知道,哪有什么“没事”?那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忍耐,是为儿女扛下的所有辛酸。

妻子也是医生,她说:多数老人的病,都源于年轻时的透支。我们的安稳生活,是父母用健康换来的。他们曾为我们负重前行,如今却默默承受病痛以及被忽视的孤独。

我和岳父岳母感情深厚。他们养育妻子成人,又无私帮衬我们小家。每逢散步,孩子总兴奋地拍手:“爸,这条路是去外公外婆家的!”说着便蹦跳起来,眼神热切地望向远方。我知道,那是血脉的牵引,是亲情的

回响。老人或许走得慢了,记忆模糊了,但他们的心从未远离。他们总在惦记:孩子今天吃饱了吗?冷不冷?工作累不累?

我的爷爷是一名抗美援朝老兵,退伍之后一生勤恳,一块地种到一大片,面朝黄土,汗滴入土。每次回老家,他都如约而至,用食品袋大包小包装着各种各样的新鲜蔬菜,细心的他从不忘记把这些菜的黄叶烂蒂,一点点“优胜劣汰”地理掉。但有时因为他的老花眼,也会有夹杂着不好的。

我曾不耐烦地说:“有虫眼的菜能好吃吗?”爷爷只是笑着解释:“没打药,干净的。”后来我才懂,那些“不好的菜”,是他们起早贪黑种下的“最好的礼物”。

三十多岁,为人父,才真正读懂“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我竟还像个孩子般任性,用冷漠回应他们的牵挂。老婆常劝我:“他们是咱们的父母亲人啊,即使年纪这么大了,却还在为我们操劳。我们要做的是让他们安心,而不是伤他们的心。”

是啊,生我养我,恩重如山。他们从不索取,只愿我们好。可我们回报的,却常常是不耐烦的语气、缺席的陪伴、迟来的醒悟。父母老了,脚步变得不再轻快,眼神也不再清亮。但他们看向我们时,依旧满是温柔与期盼。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岁月无情。

多陪陪他们吧,哪怕只是静静坐着,说说话,吃顿饭。别再让一句“我在忙”,成为最后一次的对白。这一生,我们永远还不清父母的恩情。唯一能做的,是在他们还在身边时,好好爱,好好陪,好好说一声:

“妈,我回来了。”

风吹过院角,母亲的身影映在门边,像一幅泛黄的老照片。她不曾抱怨,也不曾要求什么,只是默默地守着这个家,守着我们的归路。而我们所拥有的每一寸安宁,都是他们用青春与健康换来的馈赠。

别等到他们再也走不到门口迎接我们时,才明白他们那份沉默如大地般的爱。

(翁郑榕)